小倦遊閣集

小倦游閣集卷第二十五

別集六

文三

邵生碣文

生諱式穀字子良姓邵氏江蘇山陽人其家世為武吏而生獨業文性尤嗜書默而寡交唯與邑人周寅善周生長生四歲同學平原千佛寺碑二年周生書名遂噪起一郡求者接踵生名雖稍減而郡人固以能書推生矣嘉慶十一年冬生年十七周生年二十一而荆溪周濟以進士選淮安教授始至二生以其書謁教授冊善也無生意不能平遂請教授書紙逐

尾二心生既不然教授書固請古人用筆結筆體相承之要欲因其所得者折服之而教授曰書之道微矣其略固有可言者大約用筆患直則務求其曲筆既能曲而用意又患淺則務求其直其始唯曲也故其意醇厚而彼潑吾友慎伯得之以授余既受其法自視曩昔書及視兩宋以來各名人書遂與沸能善也二生即日備礼為教授弟子數月二生書皆頓改其舊周生故質甚以求書多差自給不數月周生自謂略解書意而郡人遂絕無求若矣周生益困與生善更甚日日偕過授教教授又曰用筆必气平而勢側气平㪵力厚而剛利內涵勢側故韻流而丰神

外與結字要外方而內圓必先打疊中堅使其神聚然後縱放淨況使其局疏紛觀其畫則欹曲偃丘合觀其字則團結駘宕而其要歸於執筆運指執筆須五指齊攢皆着指尖若管當指節則毫偏而指法不能換撥矣指搦管條則意滯而真力不至毫端矣肩與食指平臂與小指平臂伸如把兒掌曲如握卵捥不動而指不得心不散而思不急則全身之力皆起毫端而不出之自然故字畫圓勁而氣勢雄逸細如絲髮觔肉備具此慎伯之授余者也余思以授二子誤卅崇并秋教授送勞至汴寧則日日稱部生善久為部生毛余書余病未能作教授代之余以為不減

生一見曰此非包君作也撚字裏有余聞置考具單
曰此真包君書矣即袖歸裝池之置座右十三年春
余至清江生聞余至時已二鼓懷刺來見余初見生
書謂必鷙悍及見生羸怯如不勝者出書請業余觀
其筆勢雄厚雖受法于叔授而精爽且欲過之因授
以必極筆力使鋒鋩四綻然後聚墨筆心以取員渾
每于右筆成側力崇淳肩則盡之矣生拜受而去越
三日再至吳其書則諸弊去者大半余曷生曰余自
幼糊于書又無師承及弱冠後乃稍稍以己意求之
又以古人遺論證之墨拓則有微契焉十年來徧窺
江左諸江收藏真蹟始知用簡夫海岳一波常三過折

者蓋為筆心着紙則曲而副豪用力則肉勝而畫褊气怯為書家大忌故一筆而以三筆成之使副豪但輔筆心以去來搶斂不致着紙而成偏鋒故也今以墨裹住鋒力大指直提挽心重壓則筆心着紙而不曲副毫斂入筆心以一筆之用備三筆之功故曰簡也其法原於石鼓而見於右軍旦極寒大令吳興忽動諸帖永師千文伯施廟堂以得此秘雄千秋董華亭書性卓絕而未能解此遒急側媚少君子之風以後轉相仿効如姜宸英陳奕禧等僅知步趨張照頹有其力而結法尤俗王澍枯而無血王鐸拙而無韻近今唯鄧石如翠巘劉墉三家為特出鄧氏篆分遒

古真書適逆草書强健皆成家法而行書頗為米黄
惡習所染梁氏殊勁而藥筆太甚强頓平發以受燋
墨全假豪力以佐其勢遂致無筆不側力殊未和劉
氏用意傷巧勢雖適媚而邊幅殊窘其得力處乃華
亭之十五六耳余識到古人而無工力撚擩力待甚
猛而嗜好已多未純一生其勉之生唯唯謝不敏今
年春余計偕北上過清江訪生則病甚六月出都而
生已于前夏物故嗚呼傷已生之所就止此而天奪之
後人其誰謂余不妄歎者乎其導甫武入生書遂散
失無復存者惟與周生往復論書十數紙尚足壽諸
石使人想見其橫絕不可控馭之勢周生書性故非

生叱然亦敎授之亞也故備紀其始末以明生志而
寄授周生如能書以表生壙者亦庶乎古人以道合
而有始卒者也嘉慶十四年秋九月安吳友人入包
世臣述于吳門舟次

徐宮保六十壽序

養生家之言曰無擾爾精無勞爾形而夫子則謂仁者壽又曰仁者先難又仁者必有勇夫有勇若先難之實也既勇于治難則精不能不擾形不能不勞與養生之術相反而顧以壽歸之何耶蓋人受養于五行之氣而氣受治于五常之德仁者愛人求愛人之方則必勞心舉愛人之事則并勞力心勞于內勞力于外始得人歡其愛反己之心而相與安之也心安則氣直氣直則神和而榮辱不能必其喜怒燥濕不能攻其舒惏不求壽而壽自至矣是故勞其迹者所以安其心也若利己遂私不卹民隱雖吐納導引以

調其真原澤其飢肌理然而夜氣之復五内自作則
氣怯而神沸外感有以乘其虛惡在其為無損無勞
也心如徐公自幼侍宦清河即習河事及壯以東河
通判起家十餘年兩河有大工人所不措手者皆以
委公即省報最擢清饒州以知河改淮安復董大役
實契
宸衷遂得以三品銜領東河總督一年南河事亟又
特命移節南河為真官公自視事南河于今六載無
寒暑皆躬與出親歷工次驗堅脆表勸懲又自述數
十年閱歷講求之善術著安瀾迴瀾紀要兩書以授
文武屬吏公夙悉肝氣世臣常得侍見公每勘工見

辦工官鑲培如式則喜見乎色而悉良已反是則勃然怒于工次決罰迅仍愀然而悉頓作盖公之身與工為簡劇而心與工為欣戚是其勤勩無間雖微弁未纓有不能堪者而甘之積久不少衰盖南河自衛工合龍之後豫沙下刷積墊宿桃以東悉中清口迤及尾閭而運河又被黃漾時淺運艘湖流并集下河着重

宵旰焦情閭閻重足籍非 公忘身奔馳昕夕補苴則重運難必無虞淮海更形昏墊是故公以身上紓

宸厪念下慰待哺身之勞也既極心之安也亦至節次籌定大議鴻猷懋建將欒水順軌而土獻實使淮

揚生靈得以優游

壽寓自生自植可不謂先難有勇者乎精離日擾形

雖日勞而實公之所以能壽斯民以求壽于天者矣

世臣辱知最深故為述公仁以稱壽觥使識者共信

其非私言非諛言也嘉慶十五年五月廿四日

啓蔣河督

世臣謹啓督河侍郎閣下世臣宣州下士僑寓邗江
上年秋杪見閣下持節三吳不及旬月新政煥然吏
畏而民懷洎移駐淛水千里之潤仍被舊封近奉
帝簡都監南河世臣不才輒為
聖主賀得人為淮民慶蔭則以閣下生平未嘗于河
壖有所經畫遂能仰孚
睿鑑決然退數十年之熟手而畀付以天下第一重
任者此正潘印初川以禮侍簡用靳文襄以安撫擢
補之前事也蓋唯具事非素習則宅心也必虛則求
賢也必切辨言也必審任人也必專是故靳公未嘗

河而搖亭賣卜白公方伏節而千之褰裳百年之間南河著仍未有光先于靳白者也而陳何二君賊同傭販涸迹隷卒更變察情俾水土各得其位然使靳白不能自損威嚴博採篤信則膠漆之交不成旂常之勲不著矣世臣以文遊清江者五載駐浦當事多被容接伏念

聖天子宵旰不忘莫先河運而世臣挈眷浮宅實屬下游安危共之因與一二究心河事者遍居河湖西至蔣家垻東極新淤南注射陽北登雲台訪之故老驗之時事證之冊籍頗以為水性最乎奏效有術然言諸當事罕有能終聽其說者而四五年來所與當

事言者具言亦卒無不驗故差敢以自信也今河事
亟矣非大賢固莫能與了此事者而閣下明慧絕人
又嘗副院裁減制府不與辦工事柄獨出之時靳白
再見計在斯矣然世臣於閣下非有生平之素無介
不見此義殊非昔者范希文以萬言書達于時相非
由介紹而後世諒其心乎救世不以自媒為嫌況今
日河事較之希文所憂為更急矣故敢乘閣下初來
未溺于河員曲說之時陳其一得伏唯加意省覽為
世清臣在清江久其文武尊卑什七八相識凡此
書中所言皆諸公所相戒不道至以此言聞之閣下
則又諸公之所深懼而深惡者也然世臣卒不敢受

諸公之戒避諸公之惡而竟以聞者誠欲以上紓
宸扆下極拯時艱而忖閣下之可與大有為也閣下
如不以其書為迂謬使世臣得以覔日面為指畫其
詳切固尤倍蓰書中所述矣書繕副冊唯垂鑒訓示
之幸冒尊嚴曷勝慄悚怛臣謹啟

為金大司寇呂祖壇禱雨疏

光惟閔刑獄生民之大命苟決其平冤害立見是故洛陽掠囚旱及五月東海冤獄究亢以三年每稽載籍用深悚懼恭逢

聖王道成求瘼諄切慎刑固已修養天和感召時若迺自去冬少雪春潤不透至今三時已屆大雨愆行復興絡禱桑林為命民請命疊布

恩綸累減宥過然而甘霖不應沛澤猶稽是蓋有司奉行未力不足以仰副

德意使望日悲其戴盆烹鮮恩其溉釜光惟待罪司寇於茲早經秋讞三十現案累百無論出入所關泉

壞互憾即詞牽被逮片言待折而已幽及囹圄舉室驚惶加以胥役因緣傾覆隨至甚或五聽未審笞撻所加刑不可變斷難復續況冤及雪隱痛已痼又復蒸瘠不時常虞瘐斃質對無從疑似不別良莠同斷幽明并歉有一於此皆足以下興民讟上干神怒然而今者春熟已歉秋稼將及千里告饑邪僻滋起派轉困民伊于胡極伏思

國家之法罪坐所由刑官失職斯民何辜允悌甘有識以來恪奉壇訓本朋共辟以利民竟致滯獄以害歲凡是殃咎宜處本身果荷明神照察禍福顯著則西曹明戒究釋氣和折輔災黎速被祁澤焦卷之禾

共快勃然光怫私願斯為無憾用是虔設醮壇用達
愚悃不勝惶慄待命之至謹疏

代朱白泉獄中上蔣溪督部書

蓋聞人之窮通有數事之成敗有時是不必以口舌爭也物理之是非有定評國家之體統宜共立是不可以意氣用也額雖不才然奉教於先生長者之前者亦已久矣竊聞辱名為上辱身次之是故身泰而名辱古人以為下額自上年九月接奉

恩命調任江巡依侍節麾俾供驅策受

聖主累世豢養之恩懷名師特達知遇之感腐心切齒圖効涓埃竊謂料物為河工根本葦蕩為料物基業悉心剔弊期稗工益比較正額之外增出過倍然

撥蕩為購減廠負冒銷之　利按東交方絕船營偷換
之技額以隻身獨嬰衆怒固已逆知其禍不旋踵功
廢垂成日昨以陳竹香遣丁京控蒙
欽派鉅公前來查訊驗尾幫駁回之料取船弁挾怨
之詞廳營共誣合翻此局從吏議而誣服戴覆盆以
望天從古如斯況在微末文通有言若使事非其虛
罪得其實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對燕趙悲歌之士
今以愚昧于此獲咎所知為之流涕路人為之嘆息
撫躬自問為幸多矣此所為含笑而入圜土長歌而
膺徽墨者也頷始謂本年蕩料陸續出運七巨順漬
河兩廢漫口藉以堵合外南海阜山安海防四廳奇

險藉以搶護誠恐自此廢棄貽誤堪虞以臣愚之成敗遲早皆有期命定由天定非關人事如類于十一年作守潮陽海氛告警六都壓境屠毒生民驚怖城市類捐貲集勇謹守疆場絕濟匪之源挫猖獗之鋭卒能化梟為鳩閭閻安堵繹堂制府以為能言聽謀決匪目李崇玉以計就擒大帮朱贇乞命投款已可旦夕告成風濤永戢而繹堂旋被嚴劾竟坐投荒類以居憂得從漏網三載之後閣下秉節海嶠仍用前策以賊攻賊生路既開輸誠踵至鯨波遂恬舶帆無恙此亦乘勢待時事半功倍之明徵矣安知葦蕩之功之不可更有待于異日邪而為人臣子見有利

于國者不敢委之時數飾其濡滯若夫宦轍升沉
宦如屐豈役有戒心存其中哉抑聞之物不得其平
則鳴一類之遇似不可謂得平矣然昌黎眉山之倫
餘姚鳴陽之輩斯並義冠雲天文雄霄壤當其拂逆
殊恒顛沛垂死不聞有伏闕訟冤危詞表憤誠以卿
士大夫不比齊民曲直蒼黃非爭一日待罪監司通
籍中外者三十餘年若復致尤竹香于獲罪之後再
行申訴豈不重為天下恥笑如貫鋐子爭言者乎唯
願閣下調氣頤神珍重柱石之身幸勿以類為念被
譴皇譴至重不過謫戍數年之後循例邀
恩猶可効其犬馬則類雖遠在萬里如依函丈若閣

下以額之故重至仰煩
聖慮是額之疎拙不能處事周詳以為師門光寵而
轉使慈懷耿耿則負疚愈深額遠覽先聖知命之教
中考昔賢處變之方近驗己身經歷之迹反求本事
負屬之故區區寸心伏求採察

代朱白泉謝蒯溪督部書送御賜鹿尾之役書[illegible]

額聞吳生被譴。臨河洒涕。應當強飯。用趙與恩。蓋以功無成則不忍見其隳敗。心相得則疾痛切于捐瘠。是其請共之念。同矢血忱。愛戀之心。非關恩舊。千載共信。龢古不殊。自抵速以來。戴罪思過。上之不能洵達退忠。頃及

胥肥次之不能格奉奔走。蓋貽函丈。固宜投之遐荒。不啻察覈。豈復能強顏飾說。更為論列。唯以南河粮本。初及清釐。效已見于倍增。功頓撤于息浪。犬馬不以鞭箠而忘豢養之恩。樹植不以剪伐而改蔭實之性。區區私衷。所夕彌結。日昨奴子來速。敬傅鈞諭。拜

聆三復佩服雖名音横草于海嶠今負笴于河壖翠

策執弭追隨旌節在閣下以人事

君既李

天鑒在額以心酬知亦荷師慈庇門戶縈援之見盡

明發夙夜之誠爲有識所能喻無謙讓之可言虞

翻嘆有一人知己諸葛稱非一州所有額以不才

煎符前説此所爲撫膺感切不覺涕淚之所從逕踏

也竝承頒到鹿尾二枚珍腊正四洋汲儼入息涯汧

味詞仁同于視藥絕甘有國士之風重肇謨史狹瀨

雖美言之市豈唯楚平猷念爲

國自重祝加餐飯斯則無限有寄無煩息壤之珈時

雨所集。終化細流之澤。臨穎悚惶。

祭韓太恭人閻氏文

嘉慶十六年九月蕭山韓蘿岩太守卸知揚州府事于役葦蕩世臣始與相識葦蕩久為南河剏藪蘿岩莅止鋤強鄉弱勤慎匪懈厥功克成十七年十一月南河以他事奉

欽使查訊詞牽葦蕩屬當路者意有所欲排擊遂并劾蘿岩以實其事十八年正月世臣以通家子謁蘿岩母氏閻太恭人於揚州公廨詢葦蕩始末甚悉先是吏議蘿岩以完款開復遂隨制府復赴清江補授二月廿六日制府移節皂河蘿岩既竣事乞假太恭人宴於所親甚歡而翌日病瘧兩晝晝夜蘿岩適至

兒去冬被逮吾日夜恐而有不肖事負委任以貽先人羞獄成卒無他故吾心慊矣今年兒赴清江浦五十餘日不得確耗吾日夜不安枕三月初二日病亟執蘿岩手而告之曰兒去年以急公除弊拂衆意被議吾病恐不起兒日後復官終不可以前事爲戒阿曲從事時俗汝母之所以教汝者言盡於此矣越六日遂卒又二日世臣亦自清江浦回揚州過存蘿岩則見蘿岩斬焉衰絰瘁無骨立擗心搶首且述太恭人之遺誥溯世臣得謁之時未奄兩月几筵承欬容邈然猶可哀矣是用撰文致奠以崇太恭人之神而屬蘿岩不匱之志其詞曰

發揮散精搖折韞秀月受震符金融酉岫誕毓賢母
族望太原教成公室來嬪於孀韓維時贈君作諸侯
客縞紵盈庭杖履在席閒言不出襟佩知報克相贈
君終譽永好苗芽其英子實丈夫幼懷鉛槧壯賦馳
驅捧檄百里筮仕河陽克集輿頌以媚高堂無何一
麾翱翔五馭需次江東股肱借箸借箸維何政在除
暴用安良弱以慰色笑最成數月聲達大府大府曰
能俾肩艱鉅于役葦蕩采料濟工工固料實乃遺群
訌賢母曰嗟一官如寄但能無欺內訟不愧太守受
詞再拭旌節開復尚稽春服將列念母星馳沖心振
矜寞啻嗌梏迴腸莫勝亦疾中三瘠泊再瀝亂龠個

視黍吹關腹嗚呼哀哉爽嚴風兮桑柔變絕帷兮紈
幬紫萱枯兮堂舁綠鈸滋兮泉流震罔極之孝思苷
危身以自投念遺訓之諄諄復嬬息而若抽致孺子
以奠芻閒敬姜之治命善守身以親君毋徇親而滅
性顧靖共而邁難懷拂蘭以何病堅素心以久要慰
慰九京之炳炳話言在耳儀型漠接衎鎮聲毀瘠滯
彩荼街衢擁心親知隕涕雖復瀰婉雲迸若不分閱
猶能過春湘之餘韻耀彤管而有煒嗚呼哀哉臘松
挺兮不蹈悼愛子兮永纂帷德馨兮澤長願錫類兮
聲樹嗚呼哀哉

揚州雙樹募建禪堂循山門疏

釋氏垂敎每言功德德在自修功則利物是故二心湛寂能不退足以漠合幽明潛消瘳癘望戒之所授記龍藏之所證眞者法器澈悟護佑甚著凡以妙果必本于勝因宏道必始于鹿苑是阿耨眞諦首在破貪破貪爲術專在能施術有三才法無畏苾蒭既斷妄想克宏願力遂使兩兩莫逢風雨應節一切衆生心離恐怖此無畏施也既見本來克宣宗旨遂使嗔憾並忘愚智同往一切衆生心歸降伏此法施也然而三車自得猶須祇樹之園西相雖空不離莊嚴之衛界舍衛有七家之乞曹溪有六且之

募此財施也三施並益十地不昧有由來矣揚州僊樹庵者古五台庵之舊址也盛于朝勝載于郡志厥後頹廢鞠為茂草乾隆初有靈隱者稍遠長老駐錫揚州修葺山門殿宇略具規格更名隆慶率徒焚修未廢及衆三傳至慶公和尚以龍象之質發山河之之願行脚廿載迺歸故林閉關斗室禁步六年寫藏經千卷施瑜珈千部嘗以勝魔難却跌履側碑秩秩直立徑七晝夜眠食盡廢安危冰消于是阮芸臺侍郎伊墨卿太守並以儒林碩望通心性之學造廬訪問虛往實歸庵有僊樹厥壽數百侍郎命名太守書額聲聞彌起皈依日多慶公以禪室未建習靜無所

山門不修壯觀未復迺有善信為作緣頭遂闢丸礫先築基址庀工既繁業力持集是故居士之所望于慶公者法無無畏而慶公之所不能不望于衆居士者財施也是故大悲立閣捨愛為功石鉢投鐵隨心即滿擲貲解脫蓋纏所不能攖種因深純妙果何如得錯尺書盡意非徒文字之禪廣告有緣共證乞法之士謹疏

為秦易堂侍讀條畫白門荒政

承業謹啓中堂老前輩閣下日昨晉謁縷陳本年旱荒情形並及在鄉目擊無藉子弟醵飲齊心洒窗戶悵懼現議出貲各員鄉里切懇閣下速籌捐賑以救坊郭蒙諭詳議事宜以應與香谷方伯酌辦感佩鴻慈非言可悉謹就愚見所及擬列五事曰救荒總略計四條曰勸捐事略計五條曰採買事略計三條平糶事略計四條曰粥賑事略計五條識知書生迂談無當大雅慮切剝膚不敢自匿固陋敬謹錄呈伏惟垂察七月朔日業

謹啓

救荒總略

一宜清理庶獄以免重累也民間雀角最苦拖延至逾數歲富者以一身護家貧者以身餬口若遭訟累為害尤甚宜飭有司將現審易結之案繕出清單計日審結但得實情從寬發落然州縣事劇又要查辦荒政一人之力誠有難周宜分委候補幹員一二人代為清理使貧富各能歸業良善俱免怨咨至奉發

欽部各件似當遴委候補大員隨同司道審辦不宜發交現任府縣使不得一心籌辦荒政也

一宜速禁糟坊以裕口食也本年麥秋有六分餘城鄉各糟坊書收二麥陸續吊酒驢馱肩挑每日進城以千百計約計城內一日銷酒千石便糜穀千二百石然委員

貧差能滋騷擾而無實濟宜張示許其鄰里稽察各自為禁則該坊所囤米麥自渐糶賣矣

一宜派委人役查囤戶以定策應也本城有五廠米而存數易知其餘城廂居民是否有戶囤積（凡囤粮皆須[illegible][illegible]人報其約數鄰里無不知者）約數若干查本城每日需粮三千石荒年減食亦需弍千石約以本年七月初一日為始算至來年四月底計三百日米麥共用需粮六十萬石方能接熟若囤戶較多約有四五十萬石則可嚴示平價其不足者官糴循環便宜補直若囤數無多則斷不可官定市價致米商裹足閉城坐困也

一宜確查極次戶口分別平賑也本城以絲為生今年機

卜客存調

坊大壞尖桀尤多查戶口分別平賑也一事斷不可委之員役本年查辦門牌具文可笑是其社辦宜諭令三學貢舉庠生之重廉恥好義不避嫌怨者分為東西南北中五城每城或八人或十人以本府名帖延至學中公議就近畫開街巷分段查辦先列冊式名結而本凡居民無論在街在巷其僅住屋一間而無生理者即為貧戶其男丁較少而女口幼口較多者為極貧其鰥(?)兒寡婦在門擺攤不成店面及有兄弟數人只一人有生理而家口衆多者皆分別定之為次極貧戶查確即給以票票式用方尺設紙前書該戶名口住址後列空頭月日票尾填某人查給第幾號字

極戶給一張約城廂居民次極兩戶不下十萬人每人日食升半則一日須米五百石該戶持票到廠買米司廠者即于空頭月日下印一到字如一買五日則於票該五日下皆印到字廠簿上亦用到字印印之以杜重複遺漏之弊籌定章程即先出示以定民志約于何日開糶官米次貧但准平糶極貧先以平糶繼以粥賑其粥賑須於十月初一日開廠俱於示內載明其戶票內極貧者即載明自某日起買官米某日起領粥賑該生等分投查戶十日可畢每人每日給薪水錢二百文其自願捐辦不領薪水者聽事畢之後辦理妥善者咨明學院注優冊辦理不

善良有他弊者除立時撤換外咨明注劣

一宜嚴巡盜賊以靖閭閻也邇歲最多盜賊既為害民又為官累宜加派兵役督率甲捕晝夜巡防倘有敷業立時差緝可不壓批壓票重擾良民

勸捐事略

一宜勸諭巨室以為賑主也本城雖多殷實而大富不多見必訪實最饒之戶加以優禮取以術數使之首出重貲其餘以類推之既昭持平尤資集腋蓋富戶習近奢淫鮮能明乎義理性恶錙銖必知慮其禍患財者富人之所甚愛惡者富人之所最懼能以其所懼奪其所愛則輕從我矣然勸捐之事

一發不中則事無可更須詳計妥議而後舉行上戶既足則責成紳士歷勸而集矣

一宜示明捐項以安富室也語云一家飽煖千家怨富室義捐固以濟人亦以自保其著名大戶環而觀者無算果能慨輸厚貲即宜出示該戶門首及各城獎其義舉衆業一切藉端勒索强借情事使貧戶共知該富戶好善濟人陰消嫉妬之心則富戶既得美名安又遠貧禍矣其零捐各戶俟捐齊之日另行粘單徧示俾免偏枯

一宜查議敘成案俾知踴躍也乾隆五十年常鎮各府紳士捐賑奉部優敘有至知府即選者宜飭

查案明示以資勸誘該富户等既樹陰德又荷顯
榮自更樂於為善

一宜請釐各富户控案分列勸懲也富户秉其厚資
捐蕩絕檢如有互控在官之案其好義樂輸者苟
有理曲而不至冤誣者即量從末減以勸慳吝刻
薄者但係理曲即從重議罰以示懲既公費亦快
人心乾隆末蘇郡守曾詔布商修府學至白金
廿萬至今傳為美談此其比例也

採買事略

一宜遴員分買兼和今包也本年鄰省收成皆不
甚豐宜飛札詢問得實遴委候補微員平糶

次未久素習貿易者領銀分投赴買蓋官高則僕從多
不耐勞苦易滋虧累一處採買需貨太多則粮價立
長我既貴買且為害於該處居民在江河風色不
齊分投各辦則先後陸續到省尤為接濟
一宜慎選米色俾免發變也採買米色不必精熟第
一以乾為主其色以花紅為上蓋花紅之米價既略
低且出於鄉户自做並無水潮又性宜人煮粥脹
鍋而味美
一宜兼買大麥以裕經費也本年陳 省皆有麥秋
大麥較米不及半價以充口食一石可抵米斗
則可節省經費以為循環折閱之用但江寧土

俗止用大麥釀酒麥米之製少有知者其法將大麥晒極乾略拌以水（每麥一斗用水一升）用鐵嘴碓舂出麥糠篩去糠將米晒乾入磨滿槽倒掃篩分麄碎兩種和稻米煮粥飯計麥百斤可得米七十斤其糠炒熟和炒大麥磨作粉可調食其值可抵舂磨之工

平糶事略

一宜望地方分廠以便照料也本城地勢寥濶城中當分五廠南門外另設一廠分管街坊每廠派官一員專司彈壓其董事則用紳士正副各一人每廠設米盈十餘處書明某街坊官米在

比賣底驗票收錢打米即去不致擁擠貽誤或每日皆賣或三日一賣或五日一賣隨宜酌定

一宜較量升斗抽驗米色以杜弊竇也用漕斛較定升斗別置五升斗半升升筒以資便捷

一宜分次極以定平價也現在市價每升至四十五六文將來開糶以採買運到通計成本次貧減本價折每升文八文極貧十一二文以示體卹公允

一宜先借倉米用就燃眉也籌計雖定而採買在千里之外鞭長莫及宜查被成災貧而倉存米若干除支應兵餉及運丁行月粮外先行動借若干示期開糶俟買到撥補庶符古人救荒如救火之義

粥賑事略

一宜明示定時以騰廠地也既擇寬地設米廠不能另覓粥廠即于米廠內明示定時以辰巳兩時賣米午正開粥廠未末閉廠

一宜預定粥瓢以期實惠也粥賑大約以漕斛米一升賑四人先取好米一升煮粥分為四瓢即照式造瓢賑時見票上有幾口即給幾瓢以止爭競而歸簡易

一宜先期買柴堆貯備用也開賑之時大廠約日需米百石須用柴三百担每月給用柴萬担先期收買既乾而易燒又使鄉民挑賣藉資口食

一宜買芝蔴稭數百担燒灰備用也煮粥未免色難

純多係澄湯稀調不一須水滚後加芝蔴稭灰
少許則汁濃而粒化毋有粥廠舞弊圖偷米查
且得鍋焦私和石灰則粥既濃厚而米粘鍋底食
之殊傷人查有此弊即可予以杖斃罪坐所由
一宜麦米對攙煮粥以裕經費而支米久也廠開每日
百石一月須三千石經湉繁對攙麦米則三千石之
用合計不過二千四百石之費四是日便增出一日四月
便增出一月也
以上五略止就本城言之至四鄉為城之根本五城
為鄉之表率若鄉民興役我之嗟則府吏苦扳
赧之援是故勘灾形以定民疑懲居奇以和民

氣鄉富在田則積穀宜多聚捨迭見則解懸難緩

諸政並舉勢匪缺一平賑兼行流亡慕化嚮

送則彼無歸驅逐則此滋事欲副同胞之懷

須籌集澤之策熟思固理有可通待哺則解難

空畫乙巳年常州守金公條議周詳辦有成效

前迹可師並无在當事者加之意而已

節相百公得侍讀書乃議以司庫閑款六萬辦糴

江邑尹蔡君獨力主即訴本城磬君坊承買院司以為

善縣尹乃傳磬君坊三十二家至大堂指天誓日與

論允協次日復帖延各磬君坊至花廳情商八扣

諸磬君坊環控藩司司大怒斥縣尹甚嚴縣尹乃

面蒙許司以九二扣發出司語塞而四廠然卒以八折
勒各坊具領而米色潮雜不堪又趱使阿公借塩倉
米萬五千石與上江兩縣平糶米到乃設廠城鄉共
十二處八月初四日鄭相發帖延紳富於初六日集鍾山
書院議捐先有於民捐項內提銀十二萬歸司庫塩倉之
說侍讀處作書切沮之鄭相無以應初六日有富室
四家捐銀拾萬初八日再集鄭相意别有在勸捐
中止郡侯即樹棠王民捐官辦而侍讀力持民辦
延至十月二十日風信初起而城廂死者幾八千人
鄭相懦然閔惻延侍讀及方蓀巖尚書重舉捐
事勢迫大甚乃改為按口散錢然府縣猶持官

辦尚書商于予曰不割費以賑三大飢民事必不行吾子為思其名目予曰流民安集於城外毋令進城是以官主之為善尚書以為然遂割捐項二萬七千付一府兩縣餘十五萬歸紳士賑土著上邑尹沈邦基曰吾無才具辦此事亦不能向飢民口中奪食郡候遂委江邑尹獨辦所費不及一萬餘分入橐然沈君未歲遂卒官而郡候與江尹皆得超擢

徐季雅博議補序

窮經將以致用陳古所以知今然高司諫論古侃侃
辛為世人所笑則與以讀書與立身歧為二事故也
蘇子瞻刻于持論其既也言行相顧顛沛不負所學
魏冰叔課其子弟刻察往事冰叔雖遺老伏處澗所
表見然亦有以自守不為名利所惑前事不忘後事
之師固無以易此已余以壬戌冬至吳即識季雅時
吳中之學分三派一攷覈訂宋藻詞華若治結文繁
力學期其有用者雖沈沖立欲裘文匏數韓馥身雖
而已時季雅年最少兄集不可程勸勉闕[illegible]細并頎
蹟如渴而意氣不衰所學益說察吾知其所有進也

夫涇渭合流三百里而不變者質至清也濟截河而不混者力至厚也外是蓋難言焉余顧李與雅終勉之而已至李雅是書有以正東萊之候誤而補其缺則觀者之所共睹也嘉慶乙亥孟秋安吳包世臣書

歙黃心盦承增六十壽序 代馮朗山制府

予以嘉慶戊午備兵中州始與心盦相識見其涵落豪宕掀髯談咲如老鶴振翅高唳摩空殆古之人也心盦之日與親洽心盦內介而外和于人無所臧否獨論詩甚嚴既絕意進取益肆力于詩大旨以神味沖逸為宗而不拘拘于唐宋之皮相已詩甚工尤精鑒別四方之能詩者莫不以所業相質心盦錄其尤者而著之版目別裁集後數十年無操選政者心盦錄其搜羅遺佚存真汰偽于是江淮入洛繼聲迭起各裒其鄉人所著成集甚彩然終莫如心盦之博而允也心盦以壬戌秋自中州還江南遂相別迄已巳予

持持楚節而心盦客漢皋再得相值然相隔一江詩
往還無虛日而求心盦之惠然肯來則更歲不一二
再見余心重心盦雖愛之甚不强其數晤也心盦雖
脩然世外然于民生利病金革大計講求甚至無志
于用世而念切于利物三十年來周歷名公卿間談
言微中功在蒼生者殆不可更僕數觀心盦之人而
知其志推心盦之志而求其詩可謂溫敦敦厚而不
愚者也予見涉世甚深者于人無所忤而和光取容
歸于自利其潔身名利之外則必矯情絕俗與人以
不可近古今間人不逃二端今觀心盦荷其兼有所
所長而各祛其短也前心盦行年五十餘心如宮保

為徵詩于詩人以為壽藝林艷稱其事明年丙子二月心盦年六十予與交最久不可無一言以侑觴故述之如右以詒壽心盦者知心盦之壽在其人與其詩有當于古人達尊之旨而非世俗之訐齧軟數者也是為序

重建地藏禪寺開創蒙林碑銘

夫為變為物聖凡之所至雖殊知死知生儒釋之異教不異豈不以求現在之心驗隨形之報刀山劍樹結想已成烈焰黑風舉念斯隨十由旬轉輪之殿難縱愚魂二萬里無間之城常盈孽魄國土和墨窮以鈇之斜恒河飛沙流絕揀金之果于是地藏王菩提薩持定于無始劫中主教于大千界外目擊六道之苦集口說三卷之真經流慈化國宣彼刑書拯類冥塗輔我私礼意雖復王蓮歌刹坐岩之法相無傷虎逆辟天緣木之悲容不間此所為道力往而業力存像教興而心教寓者也江蘇甘泉縣者淮海與邑江

都割治日月起度之分江河歸墟之所富庶甲於寰
寓靡而盛於東南腥膻所集誰慕三車塵土重迷易
蹈五戒受於前明神宗之世有長者發大願力覺介
初生創建圓門虔卜淨土前臨崇德後接蕃釐右扶
揚主之幽宮左扶謝客之故宅供奉把藏禮致苾蒭
唄遏師吼咒役龍馴檀烟受火便興去垢之思佛號
尋聲自得乘虛之樂看變相而更業化及飲羊念被
力而解究妖氓啼豕假令締搆伊始托業十方宣著
清規號名德衆自可守其常住長結福緣而迴歸于
剃度有同私産化城仍在無明之火自焚末法未臨
摠持之力先弛破耗寺儲貫售精舍像金皆剝鑪灰

久冷廚因香積日煎雪血毛瀑匪緇流厮居匠作剝引鉋鋸運斤礪及之舊糟壇於內液角煮膠溉皮之織氣達于分明神不居喪道愈熾頂礼則展具無地聠仰則觸目生哀維時長沙羅君以名臣舊裔循吏素聲來長斯邦實興百廢嘆法宇之就蕪疾住持之敗檢法師先德受囑于鼎霖長老領衆于香阜名剎觀凝五蘊實見皆空行具四儀定力生悟羅君爰以政暇時親礼範知起廢之道休可虛行消息之機必與時至雖寫經造像俱屬有漏之因而行道開宗實為不二之法羅君敦延法師既允進院之日善信歡躍即錄白金一千田易房室辭謝駔僧僧思欲延歆

垣而拊墍架舊棟以加椽搭柱無功補苴不致迺命匠石集胥靡木朽則拆而更之土隘則屋而重之衡麓之名材敝江而下銅官之貞石湖淮而來陶澗甎埴有瓦皆飛甋獻精繆無足自至自嘉慶壬申迄於乙亥財施七千營度四載𤏲生瑶砌雲日煥其華光滿玉軀雕鏤畫其美邦溝南統宛如入德之流蜀嶺北環即作雙峯之鎮于是更名禪寺備諸規制齋堂東敞禪堂西闢至則有居留則有養乃以丙子七月朔日懸掛鐘板十月望日啓建朋湯染門江浙證道座前雲遊法侶摟經廡下宗律兼行戒茶並習嚻喜者敬匪神施虛往者慧由靜出亂伏魔而知惡拜金

剛而興勇登地藏之殿果報自明統大士之臺慈悲共運說者謂地藏願在度鬼度則惡人不生人度則枉鬼無類辨幽明之一致要勞息以同塗鐘無聲而可聞石有頭而皆點在昔地湧金塔具鎮山王風植勝因能固守朽宅唯茲初更居肆捐開選佛之場作伏離塵永作供僧之館方諸前烈庶稱嗣響是故雨暘應時泰稔畢登士女歸於四依宰官措其三尺護佑宏深福德希有宜窮鐫勒以詔紹壇纖解舊長誦結辰不迷之文閣望倦遊愧之千秋亦耀之字其詞曰

法派西域設立像教必假莊嚴以覩微妙長者度世

肅建琳宮揆嗣匪哲轉鬻販傭粤維明府實契玄德
善信傾心布金隨錫迺復舊宇用煥新規乞士如雲
來求實歸具大威儀闡揚真諦百丈清約天童真義
最哉龍象彼岸非遥五濁既定八風勿揺善哉佛性
本來各備唯施破貪唯智充類炷香尚禮念佛生慈
能凶暴遂消癘沴明府法師並善知識與其繼者
毋曠厥職

小倦游閣集卷第二十六

別集七

文四

代洪桐生先生致江蘇李提刑書

梧謹啓東彩老前輩大人閣下前在山左車暉日接提挈備至瞻依靡已及梧抱痾解組養拙邦江閣下移守蜀中道途修阻尺素難達近於邸抄得悉政績茂著累擢通顯私忱忭慰非言可宣梧久苦跳偏復於前秋遘文昌之疾對面千里隔絶人事趣辱騶從過臨垂問病狀奴子非復舊人不審敦念苔岑之故登答未晰梧隨趨謝河干又未

獲晤感歎彌甚梧與先兄並荷尊舅氏文定師特達之知臺榭既平綠錢空悵先兄早折梧又病廢即以閣下之鴻才卓越亦復滯迹乙郡二十餘久道化成始膺特簡梁氏昆季資深漸熾君子之澤久而孟昌言念今昔悲喜交集唯是軫蘇在望帶水可通而梧肓跛相兼不能買棹過從口授書手詞不及情爲可痛耳微友邑愼伯孝廉吾皖之涇人也早負奇才爲朱文正師之所激賞辛未隨計入都金蘭畦前輩聞聲訂交與高大政其學無所不窺其才無所不運從來學問之道各有分科求備一人曾公奇誠是以淹典籍者拙於辭華瞻辭華者闇於政事通

政事者薄於自修勤自修者滯於應變唯吾慎伯則兼之矣雖以負米江淮奔走廿載然經意史裁矢口貫串唐藻漢筆借手飛動洞悉疾苦厭切事理平生以陸忠宣司馬文正自期而律己綦嚴責人則恕見有一善稱頌不置僑寓邗上俯仰廿口以法家佐幕自給上自開府下逮州邑凡其所至積牘填清燭照情偽判答如流上必本先聖折民之經下不干小吏舞文之議唯以素守矩步不能枉己事同為兆未嘗終淹梧竊意大賢設施必資日贊逸於得人斯理無改慎伯夙與楊遜功方伯交善放舟吳門梧屬其奉過上謁並附一言為介懸知慎伯吐嶔奇於階前試

萬言於倚馬不殊君家供奉閣下亦當繼朱金而興歎絕
也嘉慶廿年五月十八日梧謹啓

書贈王汝霖

人患無以自立，得先定于命，非人為之所能增損也。不以得累其心，獨處以古為師，辯君擇善而執受于天者，雖有厚薄，薄之殊，積之久要，皆足以自立，至于不虞之譽，求全之毀，自古嘆之，譽至則必求所以實其言，毀至反諸吾身而無可指實，既不疚于心，何病人言哉。語云：爭名者于朝，爭名之地，敢行尤易，唯自安義分，事賢友仁，不改求己之素，適無狃于進取，塞不至于貽悔，斯無入而不自得矣。沭陽雨亭汪君，將赴京兆試，過揚州，介虛谷張君存予于湖上。揚州古稱塵土之鄉，予僑此十餘年，二君觀之以為梁塵土者

幾何耶張君學識過儕輩而盛稱王君不知其人視其友予荒落已甚無以答王君之意祇此求自立於心則廿年前所證盟于大興朱文正公者今猶未能自棄故述以為贈王君幸無以為悠悠常論也嘉慶廿二年二月廿二日包世臣書

書贈南滙俞萬祿

書雖一藝功無盡境未得師承則無從致力亦覩名迹則無所觸發是以往古口訣皆係指授傳世筆論盡屬荃蹄太令得鳥跡而變家法右軍見石鼓而悔衛體子固輕性命以護蘭亭漫仕扳舩艤以刦王略假兩助未從一心獨悟既未擴其見聞實難企其超絕嘉慶丙子夏小住川沙晤俞君於城之西偏俞君精心學書垂三十年鄉人無許可者而俞不以人言自沮可謂有豪傑堅定之識者也既出其真草各書冊相質予觀其真書千文字徑半寸波發俊利庶幾由襄陽以溯永師善祛刷書之弊至于草勢飛動一

筆可以數草筆捷捷一字常至數轉折搭不清則拖沓傷勢抽換太露則怒張傷韻是故莫善衆體洵方為難俞君當攻其所長而致精之求之渤海以凝其體勢求之永興以劑其剛柔求之河南以通其朝揖求之會稽以熟其映帶求進之以隋龍藏寺之安雅魏清頌碑之壯密而要歸乎賀捷洛神之巧妙豪肆則真書一體足以橫絕為人世之所必需潛之深者發之暢銳業裏門何必不復見於今日也俞君生於鄉曲獨學無友足跡不過百里寿藏深過帝拓而所就已能如此又迫於衣食不能竟其所為然盡獲書稀古人之所以必成也余既深重其用力志之銳而

惜其用力之未知也故略述如右以廣其意